

•文心观澜•

濠梁观鱼

□贾鸿彬



临淮关古镇,濠河入淮处,有观鱼台遗址

濠河发源于凤阳山北麓,自南向北横贯凤阳县中部,自临淮入淮河,为凤阳境内最大的河流。濠梁是濠河上的一座桥梁,原址位于当今临淮镇的濠河入淮河交汇处。元时于此修桥九梁,因而又名九虹桥。毁圮后,洪武三年(1370),曾经在此建筑广运桥,连接着临淮东大街和濠河西的店口街。此桥风雨屹立500余年,清乾隆年间重修过,可惜于1911年塌掉。现有桥墩遗址尚存濠河中。明《中都志》云:“古之濠梁即此也,庄子惠子尝观鱼于此。”清光绪《安徽通志》也考证濠梁即凤阳府辖境濠水古桥。广运桥遗址旁现在建有一座钢筋混凝土大桥,取名濠梁桥。桥西头不远处,有观鱼台遗址:一个高出周围4米的不规则椭圆形土台,东西长85米,南北长45米。

濠梁观鱼出自《庄子·秋水》里的一个故事,大致意思是:庄子和惠子一道在濠水的桥上游玩。庄子说:“白鲦鱼游得多么悠闲自在,这就是鱼儿的快乐。”惠子说:“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庄子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的快乐?”惠子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你也不是鱼,你不知道鱼的快乐,也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庄子说:“还是让我们顺着先前的话来说。你刚才所说的‘你哪里知道鱼的快乐’的话,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来问我,我是在濠水的桥上知道的。”

濠梁观鱼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公案。这场对话不仅仅是对鱼是否快乐的讨论,更是对认知与存在的深刻探讨。庄子主张“万物与我为一”,认为人可以通过观察和体验感知其他生命的感觉,体现了他的自然观和直觉体验的重要性。惠子则强调认知的局限性,认为不同物种之间无法完全理解彼此。这场辩论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家对生命本质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启发后人反思人类认知的局限性和对自然的尊重。同时,也表现了庄子审美化生命观:庄子以诗态度观鱼,揭示了道家主超越功利逻辑、通过共情体悟生命本真状态的哲学立场,将“乐”从理性判断转化为生命境界的共鸣。这种辩论最终指向“天人合一”的终极追求,以自然直觉超越语言与逻辑的局限性。

正因为如此,北宋熙宁四年(1071),苏轼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自请从汴京(今开封)外放杭州通判。深秋时节,途经濠州,登观鱼台,作《濠州七绝·观鱼台》云:“欲将同异较锱铢,肝胆犹能楚越如。若信万殊归一理,子今知我知鱼。”他的意思是,若将事物的差异斤斤计较,即使紧密如肝胆,也能看着如楚国和越国般遥远。倘若相信万物终归同一真理,你如今懂我,正如我懂鱼之乐。

苏轼以庄子思想为底色,探讨“同异归一”的命题。通过“肝胆楚越”“知鱼之乐”等意向,消解世俗对立,主张超越形骸,精神相同。当然,作为不能苟同不同政见的苏轼,超然物外的洒脱是表面的,他的“知鱼”实则暗含“功业安在”的惆怅,体现苏轼“出世与入世”的矛盾。

临淮关镇上的店口街紧邻着淮河,是一条古老的街道。残

垣断壁间遗落着断瓦、残砖与门当,可以看出曾经的辉煌。偶尔还可以看到汉白玉的石础与石柱,在岁月的风尘中静默,诉说着岁月悠长。连接着东大街和店口街的濠河入淮口即为广运桥遗址,桥把东大街和店口街连接起来,濠水穿桥而过,汇入淮河。上世纪90年代,一位鲐背老者告诉我,他小时候站在桥的东面向西望,可以看到店口街的喧嚣与热闹。在这一份热闹里,曾经还有逍遥台、南华楼等建筑,可惜现在已经难觅踪影了。苏轼在《濠州七绝》中也写了逍遥台:“常怪刘伶死便埋,岂伊忘死未忘骸。乌鸢夺得与蝼蚁,谁信先生无此怀。”

这首诗通过对刘伶与庄子的对比,探讨了生死观。世传刘伶嗜酒如命,常常乘鹿车携酒,仆人携带铁锹随行,醉死即埋。

苏轼对刘伶醉死即埋态度表示不解,既然死了,为什么还忘记不了尸骸,要去埋呢?他认为庄子虽然看似超脱生死,但逍遥台边依然有庄子墓,谁相信庄子实质上没有对身体的执着呢?逍遥台位于开元寺,即庄子的墓地。苏轼通过描绘这一场景,将自然景观与人文历史相结合,表达人生的无奈,即使潇洒如庄子,也未必什么都能放下。

历史上,孟浩然、皇甫冉、黄庭坚等人都有描写濠梁观鱼的诗作。

濠梁观鱼的故事千百年来一直是凤阳这块土地的文化标志。乾隆《凤阳县志·八景之图》中既有濠梁观鱼,还有钓台春涨。濠州八景中既有濠梁观鱼,也有庄台梦蝶。

•生活札记•

闰月帖

□许海龙

日历撕到七月尽头,忽然踅回六月。檐角的蛛网还沾着黄梅天的潮气,阶前的青苔却已浸过三伏的暑气——这便是闰月了,像老布衫上多缝的一道褶子,不偏不倚,恰好兜住漫溢的时光。

古人称闰月为“余日”,是岁时轮回里的调节剂。《尚书·尧典》里早有“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记载,三千年前的史官们在龟甲上刻下“十三月”,把多出来的日子妥帖安放。

农耕社会的屋檐下,斗转星移都藏了生计的秘密;误了芒种,颗粒无收;错了霜降,草木难存。于是周公制历,将太阳年与月亮月的参差细细丈量——地球绕日一周三百六十五日有余,月亮圆缺十二回却只三百五十四天,这十一天的差额,便用十九年七闰的法子慢慢找平。就像村妇纳鞋底,针脚密了松几针,线长了打个结,总能让日子的布面平整整。

最妙的是闰月与节气的纠缠。清明若逢闰月,新柳的绿能多漾几日;重阳撞上重九,菊花的香能再酿几分。汉代《太初历》定下“无中气置闰”的规矩,雨水、春分、谷雨这些节气,像串在时光线上的珠子,哪个月漏了珠子,便补个闰月接上。俗话说:“节气是阴历的骨,闰月是阴历的肉。”骨相分明,血肉丰满,才撑得起四季流转的精气神。

乡下老人说闰月是“虚月”,却偏在这虚里藏着实诚。《荆楚岁时记》载,闰月里要“作赤豆粥以祛疫”,红豆在陶罐里咕嘟翻滚,熬的是平安;清代《帝京岁时纪胜》说,闰月女子要“送鞋予姑舅”,针脚在布鞋上密密匝匝,纳的是孝心。这些看似无涉农时的讲究,把天文历法熬成了人间烟火。就像老辈人总说“闰年月,宜蓄藏”,不是迷信,是经历过荒年的智慧——多出来的日子,本就是给岁月留的余地。

站在闰六月的晨光里,忽然懂得这额外的三十天有多珍贵。它让快节奏的生活慢下来,看紫薇再开一遍,听蝉鸣再唱一程;让紧绷的时光松一松,给未竟的事留个尾巴,给想做的事匀点功夫。古人观天象制历法,原不是为了束缚光阴,而是要在时序的缝隙里,找到与天地相处的从容。

暮色漫过窗台时,看月牙又爬上东天。这轮月亮,曾照过甲骨文上的十三月,映过《授时历》的算筹,如今正悬在钢筋水泥的楼群之上。三千多年的光阴在闰月里打了个结,那些刻在骨头上、写在竹帛上、传在口耳间的智慧,就像这月光,看似清淡,却从未缺席。

待到闰月过完,秋霜自会如期而至。而我们,早已在时光的褶皱里,读懂了先人与自然相处的妥帖。

•诗韵潮声•

《西涧诗澜》读后

□丁玉群

遥听西涧起诗澜,尤美先生抱瓮篇。
一曲阳春声激越,龙吟烈烈震长天。

曾赴琅琊品让泉,清波一掬洗心田。
醉翁千古迹犹在,满目风光胜昔年。

沧桑忧乐结文缘,长啸高吟共拍栏。
百代风流人已远,与君把盏话青山。

蓝色的眼泪

(外三首)

□何圣勇

此时
她的眼泪应该是
蓝色的,那是
天空俯身时
不小心跌入眼眶的倒影
朝阳下
那些,未被猜破的
心思
均匀地分布在泪滴里
女孩擦干泪水
站直身体
空空的双手
仿佛
什么都没有失去

十年
墙上的挂钟
终于还是停止了
这样的结局
我是早有预料的
2015年3月20日的下午
定格在16点55分35秒
想来此刻就是十年前了
钟还是那个钟
时间还是那个时间
这也许就是他们说的永恒吧
听着,口袋里的药丸
时时碰撞
发出时间走动的声音
那个梦想留住青春的人
不觉已经翻过了中年

避雨
我不知道,是
云朵放过了雨滴
还是,雨滴挣脱了云朵
廊下的雨声,赶在
落日前相会
落日美得有些过分
你看
偌大的图书馆
门洞,大开
扑面的纷纷扰扰
跳出来的不过两个字
一个是血一个是泪
我们却
看不见,看不见

雨中
整个下午,都
无比消沉
我知道,大雨过后
暑气会更加强烈
可是我
依然盼望这场雨
早一些停歇
不远处有一座香丘
那里住着一个年轻的
灵魂,二十个寒暑交替
就这样,被这幕雨帘
挡住了视线

•烟火清欢•

夜市烟火

□彭宝珠

散在人群中。

人来人往,这座夜市像棵盘根错节的老榕树,根须深深扎进街坊的日常里。它是城市的缩影,最有烟火气,也最让人动容。就像书里写的:要是累了,来夜市转一圈,随便看看,就能撞见最鲜活的市井画面——这时候哪还顾得上烦心事啊?

当超市的货架摆满真空包装的预制菜,这里的烤架上羊肉串还在滋滋冒油,小龙虾在铁盆里张牙舞爪地挥动钳子。食客们打心底认定,只有沾着炭火气的鱿鱼须,配着冰啤下肚,才算真正慰藉了饥肠。

零点过后,夜市的塑料棚陆续收起。烧烤车铁板上的余温渐渐散去,老王把最后几串烤面筋递给翻垃圾箱的橘猫,油纸上的辣椒面被夜风卷起,像撒了一地的红霜。卖麻辣烫的阿姐把剩下的豆泡分给邻摊,红油汤底在塑料盒里泛着微光。

这夜市像块柔软的缓冲带,轻轻裹住白日被工作分割的疲惫。当城市在发展中不断刷新面貌,人们跟着算法推荐的潮流奔走时,那些沾着辣椒面的烧烤车、带着油渍的锅灶、此起彼伏的“支付宝到账”提示音,依然默默守护着生活最本真的温度。

不出意外,明日傍晚时分,老王的烧烤车还会带着炭火的余温,准时停在潮湿的青石板上。

大概从晚上七点半开始,人潮逐渐涌来,各种声音在耳边交织,夜市迎来最鲜活的时刻。烧烤车铁板腾起的白雾里,老王的手在牛羊肉间翻飞。穿高跟鞋的白领踮脚接过烤肉,酱汁滴在衣服上也顾不上擦——夜风将她的发香与孜然香缠成同一种气息,轻轻飘

•生活札记•

闰月帖

□许海龙

日历撕到七月尽头,忽然踅回六月。檐角的蛛网还沾着黄梅天的潮气,阶前的青苔却已浸过三伏的暑气——这便是闰月了,像老布衫上多缝的一道褶子,不偏不倚,恰好兜住漫溢的时光。

古人称闰月为“余日”,是岁时轮回里的调节剂。《尚书·尧典》里早有“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记载,三千年前的史官们在龟甲上刻下“十三月”,把多出来的日子妥帖安放。

农耕社会的屋檐下,斗转星移都藏了生计的秘密;误了芒种,颗粒无收;错了霜降,草木难存。于是周公制历,将太阳年与月亮月的参差细细丈量——地球绕日一周三百六十五日有余,月亮圆缺十二回却只三百五十四天,这十一天的差额,便用十九年七闰的法子慢慢找平。就像村妇纳鞋底,针脚密了松几针,线长了打个结,总能让日子的布面平整整。

最妙的是闰月与节气的纠缠。清明若逢闰月,新柳的绿能多漾几日;重阳撞上重九,菊花的香能再酿几分。汉代《太初历》定下“无中气置闰”的规矩,雨水、春分、谷雨这些节气,像串在时光线上的珠子,哪个月漏了珠子,便补个闰月接上。俗话说:“节气是阴历的骨,闰月是阴历的肉。”骨相分明,血肉丰满,才撑得起四季流转的精气神。

乡下老人说闰月是“虚月”,却偏在这虚里藏着实诚。《荆楚岁时记》载,闰月里要“作赤豆粥以祛疫”,红豆在陶罐里咕嘟翻滚,熬的是平安;清代《帝京岁时纪胜》说,闰月女子要“送鞋予姑舅”,针脚在布鞋上密密匝匝,纳的是孝心。这些看似无涉农时的讲究,把天文历法熬成了人间烟火。就像老辈人总说“闰年月,宜蓄藏”,不是迷信,是经历过荒年的智慧——多出来的日子,本就是给岁月留的余地。

站在闰六月的晨光里,忽然懂得这额外的三十天有多珍贵。它让快节奏的生活慢下来,看紫薇再开一遍,听蝉鸣再唱一程;让紧绷的时光松一松,给未竟的事留个尾巴,给想做的事匀点功夫。古人观天象制历法,原不是为了束缚光阴,而是要在时序的缝隙里,找到与天地相处的从容。

暮色漫过窗台时,看月牙又爬上东天。这轮月亮,曾照过甲骨文上的十三月,映过《授时历》的算筹,如今正悬在钢筋水泥的楼群之上。三千多年的光阴在闰月里打了个结,那些刻在骨头上、写在竹帛上、传在口耳间的智慧,就像这月光,看似清淡,却从未缺席。

待到闰月过完,秋霜自会如期而至。而我们,早已在时光的褶皱里,读懂了先人与自然相处的妥帖。

